

商代“宗工”考

邓 飞

(西南大学文献所, 重庆市 400715)

关键词: 甲骨卜辞 铭文 《尚书》 出土文献 传世文献 考证

KEY WORDS: Oracle Bones Inscription Shangshu Unearthed documents Transmitted documents Textual study

ABSTRACT: In both Shang oracle bones and 'Book of Document' (*Shangshu*), 'zonggong' (宗工) has been mentioned in similar contexts and background. As these two kinds of references are relatively contemporary, the meaning of these two terms might be identical. Yet, the meaning of 'zonggong' in oracle bones is still unclear. *Zonggong* in the Kong Anguo's forged Old text of 'Book of Documents' was explained as *zunguan* (尊官). We propose that the previous explanation is problematic. It is much better to view *zonggong* as a kind of serva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sacrificial and ceremonial activities in the temples of capital. They served in various kinds of ceremonies and were knowledgeable in ceremonies and relative skills. The group of servants also owned certain personal freedoms and social status.

甲骨卜辞中“宗工”两见:

1. …戌卜, [贞], 収众宗工(图一)。
2. 庚…[卜], 贞 収[众]宗工(图二)。



图一 《甲骨文合集》19



图二 《甲骨文合集》20

“宗工”在《尚书》中也是两见,均出现在《酒诰》:

3. 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渎于酒。

4. 汝劓毖殷献臣、侯、甸、男、卫。矧大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矧惟尔事服休服采。

甲骨卜辞、《尚书》中“宗工”具有一致的语用环境,在时间上亦接近,两种文献中“宗工”当是同一个词。《尚书》中“宗工”孔传释为“尊

官”。我们考查文献后认为,此释误也。“宗工”当是王畿内参与宗庙祭祀、典礼等活动,在其中奔走服事之人。谨申述之,就教于方家。

一、“宗工”在两种文献中的使用情况一致

甲骨卜辞中“宗工”和“众”并列而用,都是动作行为“収”支配的对象。《说文》:“众,多也。”《说文》所释为“众”的后起引申意义。甲骨卜辞中“众”或称“众人”,“他们是商代从事劳动生产及参加军事组织的基本成员,是具有自由身份的氏族成员。”^[1]“从卜辞看,众除了经常参加征伐战争之外,还从事各种农事、田猎等生产劳动。”^[2]“卜辞中众的活动与文献中对众的记载是一致的,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又是兵役的负担者,其社会地位介于贵族奴隶主和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之间。”^[3]裘锡圭认为“众”、“众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众无疑也是广义的众里面数量最多的那一种人,他们应该就是相当于周代国人下层的平民。”^[4]“众”、“众人”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从事户外耕作、田猎、战争征伐的身份较为自由的平民。如:

贞,小臣令众黍。一月。(《甲骨文合集》12)

…大令众人曰:𠂔田,其受年,十一月。(《甲骨文合集》1)

甲子卜,令众田,若。(《小屯南地甲骨》395)

贞,乎众人出麋,克。(《甲骨文合集》15)

丁未卜,争贞,勿令𠂔以众伐𠂔。(《甲骨文合集》26)

癸巳卜,贞,令𠂔众人。(《甲骨文合集》21正)

“众”、“宗工”在甲骨卜辞中都要受动词“𠂔”的支配。“𠂔”甲骨文字形作𠂔,“𠂔”为左右手相合之形,金文字形变化不大,作“𠂔”,李孝定说“与契文同,从𠂔二,非从二父,但取笔势茂美耳。”^[5]《说文·部》:“𠂔,𠂔手也,从𠂔从又。凡升之属皆从升,杨雄说从两手。”段注“按此字谓𠂔,其两手以有所奉也。”徐灏《段注笺》:“𠂔、共古今字,共拱亦古今字。”王筠《说文释例》:“部首𠂔盖即手部拱之古文也。”《诗·抑》“克共明刑”,《诗·韩奕》“虔共尔位”,毛传“共,执也。”《尔雅·释诂》“拱,执也。”《孟子·告子下》:“拱把之桐梓。”赵岐注“拱,合两手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尔墓之木拱矣。”杜预注“合手曰拱。”“两手相合,故可以执也。引而申之,则为合也、集也、聚也。”^[6]甲骨卜辞中常见𠂔“人”、“牛”、“羊”如:

癸巳卜,𠂔贞,𠂔人乎伐𠂔方,受𠂔又。(《甲骨文合集》6173)

甲申卜,𠂔贞,乎妇好先𠂔人于𠂔。(《甲骨文合集》7283)

贞,勿乎𠂔羊。(《甲骨文合集》8950)

贞,勿令在北工𠂔人。(《甲骨文合集》7295正)

贞,𠂔牛于𠂔。(《甲骨文合集》8936)

“宗工”与“众”、“众人”等并列,是“𠂔”支配的对象。“宗工”地位与“众”、“众人”接近,不应较高。

《尚书》中“宗工”和“服”并列而用。“服”是甲骨文字“𠂔”加声符“凡”的后起字,《说文》服字条“𠂔,古文服,从人”,其说甚是。郭沫若谓“象以手捕人之形”^[7],甲骨卜辞中的“𠂔”,当殷王用他们祭祀殷王的先祖之时,是把他们和“𠂔”、“牢”、“羊”、“宰”、“𠂔”、“少牢”、“豕”并

列在一起,可知的身份是和牲畜完全一样,所以殷代的𠂔是奴隶^[8]。“卜辞‘𠂔’指战时俘获的敌方之人员,用为祭祀之牺牲,或男或女皆可称之为‘𠂔’。”^[9]殷人用“𠂔”作人牲祭祀先祖,与牛、羊、豕、牢、宰等祭品并列,如:

𠂔妣庚十𠂔,卯十宰。(《甲骨文合集》698正)

三𠂔虫三牛。(《甲骨文合集》13751正)

𠂔余于祖庚羊、豕。(《甲骨文合集》22047)

𠂔卯宰卯一牛。(《甲骨文合集》717正)

《说文》:“𠂔,治也。”《说文》:“(服),用也。”《尔雅·释诂上》:“服,事也。”《广韵·屋韵》“服,服事。”《广雅·释诂二》:“服,任也。”都是“𠂔”的引申意义。这都发生在中国进入了更文明时代,人牲祭祀制度逐渐消退之后。战俘用于社会生产和贵族阶层的生活、祭祀、典礼的各个方面,其身份、命运得到了一定的改变。西周铭文“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𠂔服𠂔小臣𠂔夷仆学射”中“服”与“小子”、“小臣”、“夷仆”并列而用,从“小臣”、“夷仆”身份可见“服”当是王、臣僚身边的仆从、服事之人,其社会地位比殷商有所提高,但仍生活在社会的低层。这与甲骨卜辞中与“宗工”连用的“众”的地位相似。西周铭文中的“服”即《尚书·酒诰》“惟亚惟服”之服^[10]。可见甲骨卜辞、《尚书》中“宗工”具有一致的语用环境,“服”、“众”两种人都生活在社会的下层,社会地位接近,“宗工”所指也应当与他们相近,属于王、臣僚身边的服事、仆从之列。

二、“宗工”释为“尊官”于文理欠妥

例3、4中“宗工”,孔传释为“尊官”,孔颖达疏、林之奇《尚书全解》、陈栎《书集传纂疏》等皆从之,不妥。外服叙述的先后是:侯、甸、男、卫、邦伯。《尚书注疏》孔传释“邦伯”为“国伯、诸侯之长”,孔传又谓“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孔疏谓“侯甸男卫国君之长。”卷14疏又谓“邦伯,诸国之长。故为方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设方伯。即州牧也。”林之奇《尚书全解》释“此外服之君及其臣也。”这些说法皆不甚确切。西周铭文中西周王朝自称“我邦”、“周邦”,如“雍我邦小大猷”(毛公鼎)、“宏我邦我家”(毛公鼎)、“令汝惠雍我邦小大猷”(师询簋)、“自乃祖

考又爵于周邦”(录伯簋盖,“则乃祖奠周邦”(匍簋)。铭文对“我邦”、“周邦”之主称“王”,而《尚书》“邦伯”当是对参与灭殷大业的盟友邦国之主的称呼,又可称“方伯”。《说文》:“邦,国也。”孔疏谓“邦伯”为“诸国之长”,其说甚是。西周铭文中对这些邦国称为“万邦”、“小大邦”,如“匍有四方,会受万邦。”(夔钟)“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猷钟)“小大邦亡敢不口具逆王命。”(驹父盨盖)“余令汝使小大邦。”(中鬲)西周王朝与邦国关系密切,他们臣服周邦,周天子则为之祈福,“万年保我万邦”(盨方尊)。如果邦国背叛,不听命于西周王朝,周天子则会命“左右虎臣正淮夷,即质毕邦兽”(师寰簋)。可见西周王朝对周围邦国有很大的约束力,把他们看作是周邦的命运共同体,所以也希望各邦国禁酒。可见“侯、甸、男、卫”是周王朝直接的行政管辖对象,而“邦伯”是其权力影响对象,其顺序清晰可见:由高到低,由亲到疏。如果把“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中的“宗工”释为“尊官”,那么“内服”的叙述顺序是紊乱的,“宗工”在“内服”中的语用环境是不和谐的。例4中亦会出现顺序紊乱、语境不和谐的情况。如果把“宗工”和“服”地位并列,他们都是为王和奴隶主阶层服务的社会低层的人员,那么“内服”体现的是与上文“外服”一致的叙述顺序。这种叙述是对称的。且例4自然体现出与例3基本一致的顺序。

三、“宗”、“工”之文献意义

孔传释“宗工”为“尊官”,各家皆从之。又《书·尧典》:“禋于六宗。”孔传“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谓四时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其实“尊”只是揭示“宗”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孔颖达疏“又禋祭于六宗等尊卑之神”把这点解释清楚了。孔传把“宗工”释为“尊官”,以“宗”之社会文化意义为其词汇意义,误也。《说文》:“宗,尊祖庙也。从宀从示。”“示”,甲骨文作“𠄎”、“𠄎”、“𠄎”、“𠄎”,象神主之形^[11],象以木表或石柱为神主之形^[12]。“主”、“示”实乃一字之分化。^[13]在商代甲骨卜辞中,“示”、“主”是经常通用的^[14]。姚孝遂、肖丁说:

“卜辞‘示’指先王的庙主而言,‘宗’指藏主之所,即宗庙建筑。”^[15]“宗”当是屋中立神主之形,卜辞中凡与祭祀有关的字多从示。徐中舒《甲骨文字典》释“宗”为“宗庙”。甚确。《说文》之“尊祖庙”是祭祀同一祖庙者为宗。在西周铭文中,“宗”用在“宗彝”、“宗尊”、“宗室”、“大宗”、“宗周”、“宗宝”中。卜辞和铭文都揭示了“宗”与宗庙、祭祀相关联,并没有显示有“尊”这样的词汇意义。《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无宁以为宗羞。”杜预注“言华氏为宋宗庙之羞耻。”《国语·周语》:“今将大泯其宗祫,而灭杀其民人。”韦昭注“庙门谓之祫。宗,犹宗庙也。”

“工”,甲骨文写作“工”、“𠄎”,它在甲骨卜辞中有无“官”义尚无确诂。甲骨卜辞中“帝工即帝官,指上帝之僚属言之,帝工又作帝臣。”又“工”指官吏言之。^[16]陈梦家谓“工,我工、多工都是官名。”^[17]叶玉森认为卜辞“多任”或即《书·尧典》之“百工”,传曰“工,官也。”^[18]但是,通观甲骨卜辞“工”的用例,其地位有较大的差异:一些“工”与常见“众”的地位接近,甚至还低一些,如:

其丧工。二咎(《甲骨文合集》97正)

丧工。二咎(《甲骨文合集》97正)

……𠄎执工于雍己。(《小屯南地甲骨集》2148)

戊辰卜,今日雍己夕,其乎𠄎执工,大吉。(《小屯南地甲骨集》2148)

贞,我其丧众人。(《甲骨文合集》50正)

……古贞,并无灾,不丧众。(《甲骨文合集》52)

贞,并其丧众人,三月。(《甲骨文合集》51)

丁丑卜,王令𠄎以众𠄎伐召方,受佑。(《甲骨文合集》31973)

一些可以得到王的祈福,可以参与祭祀,甚至成为祭祀对象,地位当然较高,如:

甲寅……史贞,多工无尤。(《甲骨文合集》19433)

……多工[无]尤(《甲骨文合集》19434)

乙未𠄎,多工率遣。(《甲骨文合集》11484正)

丁亥卜,宾贞,令𠄎𠄎虫尹工于舞……(《甲骨文合集》5623)

癸卯虫尹工。(《甲骨文合集》5624)

丁卯卜,贞,令追畀出尹工。(《甲骨文合集》5625)

“工”的地位有高有低,笼统地把“工”释为“官”与卜辞实际情况不符。卜辞中“执工”、“丧工”多见,其身份当然不是官,而是奴隶。另一方面,“工”、“多工”、“百工”是殷王朝所需的众多精美手工业品的制造者,“夫工虽贱事,而治天下者于此考其成”^[19]。殷王朝对他们有一定的依赖,因此殷王对他们也很重视,为他们的祸福而占卜^[20]。这就不排除有些工成为低级的管理官员。另外,甲骨卜辞中所载的“百工”直属于殷王^[21]王室为此派遣管理官员也当正常。卜辞就见到“左工”、“右工”,如:“……卜余……左工……戊午。”(《甲骨文合集》21772)“其令又(右)工于……”(《甲骨文合集》29686)

同样,西周文献中“工”也不能简单地释为“官”。“甲骨卜辞中‘百工’的地位与周初相似”^[22],有待进一步论证。一者,卜辞中“工”的地位有异。从西周铭文看,“百工”有直属于王的,如蔡簋有“司王家外内,毋敢有不闻,司百工。”也有直属于公侯的,如厉王时代的师斿簋云“斿(兼)司我西庸东庸仆、驭、百工、牧、臣、妾。”公臣簋“虢仲令公臣‘司朕百工。’”所属不同,地位有异。如矢令方彝中有“眾卿士僚眾诸尹眾里君眾百工眾诸侯。”其中直属于王的“百工”可与“卿士僚”、“诸尹”、“里君”、“诸侯”并列,可以看作是属于“内服”的最低层、最低级官吏,所以《酒诰》把他们列入禁酒范围,又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王朝对其有一定的依赖,所以《酒诰》云“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而师斿簋中直属于公侯的“百工”则与“仆”、“驭”、“牧”、“臣”、“妾”并列,把他们看作手工业奴隶。传世文献中,“工”常泛指手工工匠。如《左传·隐公十一年》:“山有木,工则度之。”《论语·卫灵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子张》:“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卜辞《酒诰》“宗工”是直属于王家的。综合考查“众”、“众人”、“服”、“宗”、“工”的意义,我们认为“宗工”是王畿内参与宗庙祭祀、典礼等活动的人,他们在其中奔走服事、知晓祭祀仪式和相关典礼技艺,他们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社会地位。

附记: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西部青年基金项目《甲骨卜辞量范畴研究》(10XJC74001)、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商代甲金文量范畴研究》(2010QNWX2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基金重点项目《商代甲金文时间表达式研究》的资助。

- [1] 姚孝遂. 甲骨刻辞狩猎考[C]//古文字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6): 55.
- [2] 考古所. 小屯南地甲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1983: 1006.
- [3] 张永山. 论商代的“众人”[C]//胡厚宣等编著. 甲骨探史录. 北京: 三联书店, 1982: 218-220.
- [4] 裘锡圭. 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C]//文史(17), 1983: 14-19.
- [5] 李孝定. 甲骨文字集释[M]. 台北: 史语所, 1980: 782.
- [6] 吴其昌. 殷虚书契解诂[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176-177.
- [7] 于省吾. 甲骨文字诂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408.
- [8] 王承诏. 试论殷代的“奚”“妾”“覈”的社会身分[J]. 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1955(1).
- [9] 姚孝遂, 肖丁. 小屯南地甲骨考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70.
- [10] 郭沫若.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下册)[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56.
- [11] 于省吾. 甲骨文字诂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1063.
- [12] 方述鑫, 林小安, 常正光, 彭裕商. 甲骨金文字典[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3.
- [13] 何琳仪. 战国文字通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291.
- [14] 张亚初. 古文字分类考释论稿[M]. 古文字研究(17), 1989: 254.
- [15] 姚孝遂, 肖丁. 小屯南地甲骨考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5-26.
- [16] 于省吾. 甲骨文字释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71-73.
- [17] 陈梦家. 殷虚卜辞综述[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8: 519.
- [18] a. 叶玉森. 殷虚书契前编集释[M]. 第二卷: 69. b. 于省吾. 甲骨文字诂林.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2909.
- [19] 史浩. 尚书讲义[M]. 四库全书本卷二.
- [20] 肖楠. 试论卜辞中的“工”和“百工”[J]. 考古, 1981(3): 266.
-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小屯南地甲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1983: 1022.
- [22] 于省吾. 甲骨文字诂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2913.

(责任编辑 王 辉)